

一个女孩加拿大打工生涯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2/2021_2022__E4_B8_80_E4_B8_AA_E5_A5_B3_E5_c107_212251.htm

前言 有时想想，生活真是在开玩笑。当我带着一颗真挚的心，带着一种莫名的欲望来到异国他乡，寻求我精神世界的所谓理想时，我却发现，西方社会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敞开怀抱欢迎我，一如我以前的国外同事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残酷地结束了我在国内几十年来所筑就的所有的一切，在这个社会里，毫不留情地撕下我身心所有的伪装，把我推到社会的底层，让我尝试Hit Ground To Grow的炼狱般的生涯。这就是我曾有的梦想啊。多少人和我一样。现在两年过去了，象大多数人一样，我也学会沉默，在失落和迷茫中沉默。有时，我还会反复听一听我所喜欢的西方精典名曲，继续欣赏它的深沉婉转，舒缓流畅，但我想，我的感觉已经再也不可能和几年前，或十几年前一样了。下面就是我的打工生涯。

一、打工生涯前言

现在我再也不讳言我的打工生涯了。因为现在我已一无所有，无所畏惧了。第一个工作丢了，我很悲伤，因为受打击的不光是我，而且还有我那可怜的LG，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工作。这份非常体面的高薪IT工作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，也是加拿大漫长冬日的一丝温暖的阳光。我尝试着忘掉这个悲伤，我开着车带着LG去多伦多北边的小城去走一走，还沿着湖边去认真仔细研究那些住家怎样在冰上捕鱼，怎样在冰上滑翔，我还甚至跟那些围着我们转的地方小孩子聊天。但我发现，我们已没有了享受的心情。这些风景对我们来说是空洞的。我们更多地呆在家里。每天早上，当我们面对面坐在桌

边吃早餐时，外面公共汽车，小汽车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。我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，但它们还是穿透了窗户的玻璃，进入了我们的房间。当时，我们的心已经极其空虚和无聊，我们的神经也已经非常脆弱和敏感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，当我走在路上时，我已不知道我想去那儿；当我开车时，我已不太能把握方向。最清楚的是一次，在十字路口转弯的时候，阳光刺激着我的眼睛，我觉得我好象四脚朝天，被一片白茫茫的强光所吞没。我对自己说：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一定要走出去；不管干什么都好，只要是一份工作；只要我还能看到活着的人，跟人说上话。我拎着包出门了。LG不愿意跟我去，他已经绝望了。

二、寻找工作

我开始挨家挨户地递我的简历，我机械地堆上笑脸，敲开一家家门。我已不能在乎Receptionist的态度了，我也不能在乎我曾经高贵不屈的心灵了，因为工作是我的唯一目标，我们家唯一的希望。空旷的工业区里，我象幽魂似地反复游荡。直到有一天，家门口的一家有150多年历史的印刷厂给我打来电话。我同意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同意的。去之前，我曾经想过，我能做所有的工作。但我错了。当LEADER将我推上机器旁时，我发现我更多的是屈辱和痛苦。我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可是在键盘上敲击的手啊；那可是大笔一挥，决定他人命运的手啊。现在它却要带上手套，在机器的来回运动下，反反复复地去印刷些不知名的东西。

三、打工生涯

这是一家不大的公司，但有150多年历史，并在加拿大有20多家的分公司。我是这家公司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。当我第一天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，LEADER将我领了进去。她带着我到OFFICE，不同部门作了介绍。然后带着我走进车间，介绍给了那里的同事。我受

到了“WELCOME TO OUR TEAM”的欢迎。我不得不说这个公司对我是很热情的。当我工作的第一天，总有人走到我这儿，跟我说：I‘M SOMEBODY，NICE TO MEET YOU！第一天，SUPERVISOR来我这儿不下10次，问我能不能适应。工作的第二天，我还看到了曾经面试过我的经理，他把我叫到一边，对我说：我第一天的工作作得非常好。You really did a great job，I really appreciate it。但我自己却很恨这种生活。我在心理上根本无承受这种工作对我的冲击。在机器旁，每当机器转的时候，我就很绝望，我每分钟都在对自己说：我明天就辞职，这实在不是我干的活。但每天清晨起来的时候，我又往这家公司赶，因为我总要干点什么。我不能坐在家里，那会把我憋死的。我每天都在恨，想辞职中重复着这份机械的工作。我不懂我旁边的那个黑人女孩子为什么在这儿干了四年，还不厌倦，一边干着，还一边唱着歌。有时，还抽出两只手，击节打拍。但我很喜欢她的歌声，歌声里有着黑人唱歌传统的天赋。我也不知道那两个意大利姐弟为什么那么快乐地工作。姐姐总是激动地跟人争来争去，弟弟则爱放着强劲的音乐跟着节拍摇晃。但我看得出加拿大本地的JOHN很不开心，他10年前在这家公司工作。中间，他出去学了会计，又学了电脑。有过自己的公司，也被别人骗了钱去。10年后他又回来了。他现在每个月要看一次医生，拿药来医治他的忧郁。我也看得出，他们之间也有矛盾。当在一次Hockey球赛中，意大利获得了胜利。意大利两姐弟在看酒吧看完球赛后，在公司中间休息的时候才来上班。当小伙子开着车子，头上围着意大利国旗所做的头巾，拼命地鸣着喇叭，姐弟俩手伸在外面，激动地狂呼着开着车从我们身边呼

啸而过时，加拿大小伙子PETER脸上和心里都充满着愤怒。他们也象我们是中国还是加拿大人一样不可开交的争吵。意大利姐弟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了。在加拿大人眼里，他们应该是加拿大人；可在他们心目中，他们却为自己是意大利人而自豪。尽管有的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应站在哪个立场上。但我知道，我的印度女LEADER，在对我一阵新鲜以后，已越来越不喜欢我了。她希望我能在机器旁操作，但我就是学不会，也做不好。我也承认我笨，因为不管我怎么从俗，但我的姿式就跟搞计算机的学者一样。一个星期以后，她彻底放弃了对我的希望，而把我打发去包装，只是偶尔把我弄来机器旁干活。即使如此，她对我的包装也产生了怀疑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小的错误，她竟找来Supervisor，经理。直到经理不得不说我两句，而后，朝我眨眨眼睛来表示刚才训我是迫不得已。她已在怀疑一切，她怀疑我跟经理说她的坏话。因为公司里，只要OFFICE不忙，所有人都下来干活，包括经理。经理总喜欢坐在我的身旁，跟我聊上几句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她肯定会把我喊到别的地方干活；并每次，总要问我跟经理讲了些什么。有一次，在公司的餐厅里，她当着众人的面，很生硬地叫我别坐在那张凳子上，因为那是在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的两位老同志玩牌坐的地方。在她无处不在的压迫下，我已无所适从。最可恶的是她总是嫌我包装的质量差，速度慢。她让我装完以后，要等她检查完了以后才可以包起来。而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活。直到那个意大利女孩子很生气地去质问她，她才同意我和其它人一样。她嫌我的速度慢。事实上，我观察过了，我用我的方法，我的速度在其它人两倍以上。我应该是这些包装的人里面速度最快

的一个。她想演示她的包装方法，终于因为东西掉得到处都是而作罢。但她就是不肯放松我，她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我，吆喝着我。我想她可能把我的忍让当成软弱了；她可能还不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只知道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：对待你的敌人，要么你跪在他的脚下；要么让他跪在你的脚下。我想，我应该是行动的时候了。我要阻止她这种漫无休止的指责和无理取闹。终于有一天，她要无来由地激动地指责我的速度慢了，她还举了一个例子：谁谁谁一天可以包多少箱，我算了一下，那将是我的12倍，简直是荒唐。我站了起来，我对她说：“Don't talk to me the things that impossible, you can check my work, compare my work with others, I trust I'm the best. If you don't think so, we can show it to the manager.”可能LEADER还是第一次听我这么强硬吧，她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最后，她只留下了一句“you are too slow”就走了。我知道她还想为自己狡辩，但我也不会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。事情以后，LEADER找我的麻烦明显少了点，有时，走到我这儿，还故意不检查我的，走了；就是检查了，也是看一下，放回原处。但我能感觉到，她的报复心在蠢蠢欲动。

四、送别LG

在公司干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我LG要走了，我请了几天假，我要在家好好陪陪LG。我忘掉了我在打工时的所有不愉快。我只知道我要用最后这几天，好好地善待我的LG。因为他已被巨大的失落折磨得失魂落魄了。他以前曾经是多么的优秀，他为我们这个家作出了多大的奉献。他用他男人的责任心和爱心来呵护我们母女俩。他用他的宽容和耐心来容忍和疏导我的怪戾乖张。现在，我已经不在乎他不能跟我一起去打工了，我也不在乎他曾

经一度轻易辞去工作了，尽管这件事情一直让他后悔。我知道他的理想，我知道这样的工作根本不能满足他一直强旺的事业心，成就感，这样的生活也永远无法给他所需的归宿感。我只想在这最后几天好好拥有他，热爱他，怜悯他。因为在加拿大的日子里，我并没有真正好好善待他，我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拼搏了，有时不免用我换来的成绩来贬低他，刺激他。我知道我已经错了，不可救药的错了。我要用最后几天的日子来好好弥补。分别的日子终于快到了。离别的痛苦已深深地击倒了他。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片刻都不敢分开。我知道他已脆弱不堪了。他走到哪儿我都抓着他的手跟到哪儿。晚上的时候我也要抓住他的手。睡梦中，如果他一个闪动，我就会从梦中惊醒，用手去摸摸他在不在。只有紧紧抓住他的手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我一直保持着我的乐观和坚强，不让我的眼泪在LG面前轻易流下。我要用我的坚强来让他感觉到加拿大悲苦无望的日子里还有点依靠，有点希望。终于到走的那一天了，我已经无法再控制我的恐惧，悲伤了，我知道，这一离别可能是天各一方了。LG抓着我的手，看着我的眼泪直流，脸上充满了悲哀。他想留，他请求我让他留下，要死一块儿死，要活一块儿活，但我都拒绝了。我不能看一个大男人干什么打工的活儿；我也不能看一个事业出国留学移民教育考试出国,留学,移民,澳洲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英国,美国,法国,日本,新西兰 前言 有时想想，生活真是在开玩笑。当我带着一颗真挚的心，带着一种莫名的欲望来到异国他乡，寻求我精神世界的所谓理想时，我却发现，西方社会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敞开怀抱欢迎我，一如我以前的国外同事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残酷地结束了我在国内几十年来

所筑就的所有的一切，在这个社会里，毫不留情地撕下我身心所有的伪装，把我推到社会的底层，让我尝试Hit Ground To Grow的炼狱般的生涯。这就是我曾有的梦想啊。多少人和我一样。现在两年过去了，象大多数人一样，我也学会沉默，在失落和迷茫中沉默。有时，我还会反复听一听我所喜欢的西方精典名曲，继续欣赏它的深沉婉转，舒缓流畅，但我想，我的感觉已经再也不可能和几年前，或十几年前一样了。下面就是我的打工生涯。

一、打工生涯前言

现在我再也不讳言我的打工生涯了。因为现在我已一无所有，无所畏惧了。第一个工作丢了，我很悲伤，因为受打击的不光是我，而且还有我那可怜的LG，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工作。这份非常体面的高薪IT工作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，也是加拿大漫长冬日的一丝温暖的阳光。我尝试着忘掉这个悲伤，我开着车带着LG去多伦多北边的小城去走一走，还沿着湖边去认真仔细研究那些住家怎样在冰上捕鱼，怎样在冰上滑翔，我还甚至跟那些围着我们转的地方小孩子聊天。但我发现，我们已没有了享受的心情。这些风景对我们来说是空洞的。我们更多地呆在家里。每天早上，当我们面对面坐在桌边吃早餐时，外面公共汽车，小汽车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。我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，但它们还是穿透了窗户的玻璃，进入了我们的房间。当时，我们的心已经极其空虚和无聊，我们的神经也已经非常脆弱和敏感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，当我走在路上时，我已不知道我想去那儿；当我开车时，我已不太能把握方向。最清楚的是一次，在十字路口转弯的时候，阳光刺激着我的眼睛，我觉得我好象四脚朝天，被一片白茫茫的强光所吞没。我对自己说：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一定要走出

去；不管干什么都好，只要是一份工作；只要我还能看到活着的人，跟人说上话。我拎着包出门了。LG不愿意跟我去，他已经绝望了。

二、寻找工作 我开始挨家挨户地递我的简历，我机械地堆上笑脸，敲开一家家门。我已不能在乎Receptionist的态度了，我也不能在乎我曾经高贵不屈的心灵了，因为工作是我的唯一目标，我们家唯一的希望。空旷的工业区里，我象幽魂似地反复游荡。直到有一天，家门口的一家有150多年历史的印刷厂给我打来电话。我同意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同意的。去之前，我曾经想过，我能做所有的工作。但我错了。当LEADER将我推上机器旁时，我发现我更多的是屈辱和痛苦。我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可是在键盘上敲击的手啊；那可是大笔一挥，决定他人命运的手啊。现在它却要带上手套，在机器的来回运动下，反反复复地去印刷些不知名的东西。

三、打工生涯 这是一家不大的公司，但有150多年历史，并在加拿大有20多家的分公司。我是这家公司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。当我第一天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，LEADER将我领了进去。她带着我到OFFICE，不同部门作了介绍。然后带着我走进车间，介绍给了那里的同事。我受到了“WELCOME TO OUR TEAM”的欢迎。我不得不说这个公司对我是很热情的。当我工作的第一天，总有人走到我这儿，跟我说：I‘M SOMEBODY，NICE TO MEET YOU！第一天，SUPERVISOR来我这儿不下10次，问我能不能适应。工作的第二天，我还看到了曾经面试过我的经理，他把我叫到一边，对我说：我第一天的工作作得非常好。You really did a great job，I really appreciate it。但我自己却很恨这种生活。我在心理上根本无承受这种工作对我的冲击。在机器旁，

每当机器转的时候，我就很绝望，我每分钟都在对自己说：我明天就辞职，这实在不是我干的活。但每天清晨起来的时候，我又往这家公司赶，因为我总要干点什么。我不能坐在家里，那会把我憋死的。我每天都在恨，想辞职中重复着这份机械的工作。我不懂我旁边的那个黑人女孩子为什么在这儿干了四年，还不厌倦，一边干着，还一边唱着歌。有时，还抽出两只手，击节打拍。但我很喜欢她的歌声，歌声里有着黑人唱歌传统的天赋。我也不知道那两个意大利姐弟为什么那么快乐地工作。姐姐总是激动地跟人争来争去，弟弟则爱放着强劲的音乐跟着节拍摇晃。但我看得出加拿大本地的JOHN很不开心，他10年前在这家公司工作。中间，他出去学了会计，又学了电脑。有过自己的公司，也被别人骗了钱去。10年后他又回来了。他现在每个月要看一次医生，拿药来医治他的忧郁。我也看得出，他们之间也有矛盾。当在一次Hockey球赛中，意大利获得了胜利。意大利两姐弟在看酒吧看完球赛后，在公司中间休息的时候才来上班。当小伙子开着车子，头上围着意大利国旗所做的头巾，拼命地鸣着喇叭，姐弟俩手伸在外面，激动地狂呼着开着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时，加拿大小伙子PETER脸上和心里都充满着愤怒。他们也象我们是中国还是加拿大人一样不可开交的争吵。意大利姐弟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了。在加拿大人眼里，他们应该是加拿大人；可在他们心目中，他们却为自己是意大利人而自豪。尽管有的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应站在哪个立场上。但我知道，我的印度女LEADER，在对我一阵新鲜以后，已越来越不喜欢我了。她希望我能在机器旁操作，但我就是学不会，也做不好。我也承认我笨，因为不管我怎么

从俗，但我的姿式就跟搞计算机的学者一样。一个星期以后，她彻底放弃了对我的希望，而把我打发去包装，只是偶尔把我弄来机器旁干活。即使如此，她对我的包装也产生了怀疑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小的错误，她竟找来Supervisor，经理。直到经理不得不说我两句，而后，朝我眨眨眼睛来表示刚才训我是迫不得已。她已在怀疑一切，她怀疑我跟经理说她的坏话。因为公司里，只要OFFICE不忙，所有人都下来干活，包括经理。经理总喜欢坐在我的身旁，跟我聊上几句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她肯定会把我喊到别的地方干活；并每次，总要问我跟经理讲了些什么。有一次，在公司的餐厅里，她当着众人的面，很生硬地叫我别坐在那张凳子上，因为那是在公司工作了几十年的两位老同志玩牌坐的地方。在她无处不在的压迫下，我已无所适从。最可恶的是她总是嫌我包装的质量差，速度慢。她让我装完以后，要等她检查完了以后才可以包起来。而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活。直到那个意大利女孩子很生气地去质问她，她才同意我和其它人一样。她嫌我的速度慢。事实上，我观察过了，我用我的方法，我的速度在其它人两倍以上。我应该是这些包装的人里面速度最快的一个。她想演示她的包装方法，终于因为东西掉得到处都是而作罢。但她就是不肯放松我，她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我，吆喝着。我想她可能把我的忍让当成软弱了；她可能还不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只知道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：对待你的敌人，要么你跪在他的脚下；要么让他跪在你的脚下。我想，我应该是行动的时候了。我要阻止她这种漫无休止的指责和无理取闹。终于有一天，她要无来由地激动地指责我的速度慢了，她还举了一个例子：谁谁谁一天可以

包多少箱，我算了一下，那将是我的12倍，简直是荒唐。我站了起来，我对她说：“Don't talk to me the things that impossible, you can check my work, compare my work with others, I trust I'm the best. If you don't think so, we can show it to the manager.”可能LEADER还是第一次听我这么强硬吧，她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最后，她只留下了一句“you are too slow”就走了。我知道她还想为自己狡辩，但我也不会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。事情以后，LEADER找我的麻烦明显少了点，有时，走到我这儿，还故意不检查我的，走了；就是检查了，也是看一下，放回原处。但我能感觉到，她的报复心在蠢蠢欲动。

四、送别LG

在公司干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，我LG要走了，我请了几天假，我要在家好好陪陪LG。我忘掉了我在打工时的所有不愉快。我只知道我要用最后这几天，好好地善待我的LG。因为他已被巨大的失落折磨得失魂落魄了。他以前曾经是多么的优秀，他为我们这个家作出了多大的奉献。他用他男人的责任心和爱心来呵护我们母女俩。他用他的宽容和耐心来容忍和疏导我的怪戾乖张。现在，我已经不在乎他不能跟我一起去打工了，我也不在乎他曾经一度轻易辞去工作了，尽管这件事情一直让他后悔。我知道他的理想，我知道这样的工作根本不能满足他一直强旺的事业心，成就感，这样的生活也永远无法给他所需的归宿感。我只想在这最后几天好好拥有他，热爱他，怜悯他。因为在加拿大的日子里，我并没有真正好好善待他，我将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拼搏了，有时不免用我换来的成绩来贬低他，刺激他。我知道我已经错了，不可救药的错了。我要用最后几天的日子来好好弥补。分别的日子终于快到了。离别的痛

苦已深深地击倒了他。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片刻都不敢分开。我知道他已脆弱不堪了。他走到哪儿我都抓着他的手跟到哪儿。晚上的时候我也要抓住他的手。睡梦中，如果他一个闪动，我就会从梦中惊醒，用手去摸摸他在不在。只有紧紧抓住他的手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我一直保持着我的乐观和坚强，不让我的眼泪在LG面前轻易流下。我要用我的坚强来让他感觉到加拿大悲苦无望的日子里还有点依靠，有点希望。终于到走的那一天了，我已经无法再控制我的恐惧，悲伤了，我知道，这一离别可能是天各一方了。LG抓着我的手，看着我的眼泪直流，脸上充满了悲哀。他想留，他请求我让他留下，要死一块儿死，要活一块儿活，但我都拒绝了。我不能看一个大男人干什么打工的活儿；我也不能看一个事业